

我与蔷薇之缘，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是70后，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偶到城里，在深巷老宅好像匆匆瞥见过蔷薇，一簇、两簇，孤零零地躲在墙角。那时并不了解它，只是觉得冷不丁出现几处攒动，那一地便忽然有了些活泼，挺好看。小时候记忆里的颜色并不丰富，即便是城里，也与今天相距霄壤，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那时，蔷薇于我，是甚不相干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改革开放，大家于生计上汲汲照照，也没有多少人人家能有闲心思去种花养草。在农村，院子里抑或是门前屋后，若有空闲处，倒不如养鸡养鸭、种上瓜果来得实惠，在满足口腹的同时，还能为寒酸拮据的口袋里增添一点点活泛，生计使然，处处若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子渐渐有了起色。父亲在离家三十多里外的铅锌矿上班已经十几年了。那年头村子里虽然也零零星星

个花骨朵。我很少细细去观察它，本身对它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再一年的时候，我读高中，夏初某日回去，便见门口墙上顺着铁丝爬了数朵蔷薇花，不多，却清秀绮丽，不时飘着淡淡的幽香。

这之后，花愈开愈多，两三年时间，便占领了半面院墙，“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每逢花开，早早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大片桃红，如同笑盈盈争先的孩子们的脸。不用到跟前，远远就能闻到浓香，氤氲起一片遐想无限的空间。我家门口正处胡同东首，这一架蔷薇年年都是一进胡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盎然周围的邻居，纷纷过来讨要枝条回去扦插。

花开无声，花落无语。父亲常驻驻花前，乐呵呵地浇水、修枝、施肥，仔细做各种侍弄。不知他当时是何种心情，也不知道过去几年来他对眼前的“作品”曾有过多少的陪伴与期待。

五六年的时光，蔷薇已成气候。我考上大学，弟弟跟着读了高中，家里的收成

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路两边的山脚护坡处像是栽种了不少蔷薇。冬天时节它枝叶枯菱，沾满了泥土，趴在路边蛰伏不被人注意；回春后一夜东风，它一日比一日活跃，扑棱着叶子争相挤眉弄眼，要破尘而出。果真是蔷薇，而且是十几里一大片！父亲的基因此时起了作用，我忽然像遇见了老友似的，从此每天关注它的长势。四月末五月初，先是一朵、两朵，一簇、两簇地从骨朵群中窜出来，于路边一段一段地点缀着；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它开始成群出现，再几天便忽一下子成为“梨花千树雪，杨柳万条烟”的场景了。黄的、红的、粉的、白的，连成一片，蜿蜒地钻向山里，又从山中喷薄而出，游龙般伸向远方。尤其是在清晨，稍稍起雾，那些蔷薇便如同从童话世界中飘然而至。微风轻摇，点点露珠晶莹剔透，轻滚在花瓣之上，宛如仙界飘落音符在欢快跳动。

我便常停下车来，随意找一处待上几分钟，独享这份清静和美好。那段时间我正在深读传统文化，读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道德经》的“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再到苏东坡的《定风波》，王阳明的“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等等，就多少开始慢慢有所觉悟，天下本无心外之物，又去何思何虑？我们应该做的，便是笑迎一切磨难，物物而不物于物，念念而不念于念。忘却营营，歌上一歌……

这些道理不是一日而得，此后数年渐行渐悟而来。那几年里每逢花开，我早晚驾车穿行其间，一边听着蒋勋的《细解〈红楼梦〉》，以他饱满深邃之音来治愈我的浮躁创伤，一边与这一路的蔷薇窃窃私语。蔷薇是会说话的，它的世界如琉璃，清透、纯粹、热烈、璀璨。我见它从来不需要什么肥沃的土壤，也不必日日精心找人去照料，只要是有些空间，有些阳光和水分，就会活得那么奔放肆意，多年如一日，从未怨过，也从未把盎然生机丢却过，何等旷达洒脱！

我慢慢悟到父亲当年天天于矿山和田地里来回奔命，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老小；他本来清秀，本也有自己的热爱、自己的远方，却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改变了模样。后来他种蔷薇，精心照料，那一刻是不是也把自己融进了蔷薇花语，那心啊，也需要有短暂而安静地寄放？时代把他的脚步固定在这等劳碌之中，他就在家种花，种出一片心的远方。

反求诸己，我不再怨天尤人，若父亲，坦然拥抱每一处坎坷，如此，则日日见欢。置身于蔷薇花丛，你听，真能听到它的呼吸，那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安宁与恬淡——蔷薇心中没有泥泞。

蔷薇现在不稀奇了，处处皆是。社会发展了，人居环境也越来越美了，它更是找到了自己生长的春天。无论我何时何地见到它，都会自心底不由自主萌生一股温暖：“嗨，老朋友，又见面了。”

花甲之年荣退故里，带着满身光环，点燃了胶东屋脊。

乡愁依依唱大风，笔墨情怀写人生。一部电视连续剧《牟氏庄园》，拉开了栖霞文旅事业的帷幕。向东，向东，迎着光芒四射的朝阳，激情澎湃地传播着“勤俭家风，耕读世业”的小城历史文化。长篇小说《向日葵》，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兵工厂按上级指示生产牙山火炮和捷克步枪，支援胶东乃至全国抗战的一段红色历史故事，讴歌了栖霞人民的伟大智慧和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

栖霞山水，养育了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栖霞人。他投笔从戎，为了祖国安宁扛起枪；他激情四射，创作出一个个英雄群像，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为祖国、为人民发扬牺牲精神，贡献聪明睿智，建设伟大的祖国。

这个人便是军旅作家衣向东。短短的几十年，他用执着和智慧成就了辉煌人生，实现了文学梦想。他写出了一系列与部队生活有关的作品，《正门哨》《老营盘》曾在部队扛过枪》等20余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还有散文集《孩子快跑》《卖呆》，长篇报告文学《震区警察的记忆》《桥——“枫桥经验”55周年风雨历程》，儿童文学《李多多和小布丁》《奔跑的豆豆》《朱小强的储蓄罐》《透明的金鱼缸》等。更有层出不穷的影视剧，除了《牟氏庄园》，还有《我们的连队》《护卫者》《好人大冯》《将军日记》《像兄妹一样手拉手》等20余部作品。

他全方位展现出了一个作家的才华，塑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形象，同时在无形中，塑造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中国著名作家形象，也由此获得了无数殊荣，身上更是增加了一道道靓丽的光环：“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二届方志敏文学奖”“第二届阳翰笙剧本奖”“首届胶东文学奖”等。

著作等身，名副其实，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荣誉加身，这是事实的存在。60岁，是一个人的人生分水岭，衣向东可以骄傲，也应该自豪，他用半生的努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完成了他优秀的人生答卷。然而，他并没有一丝一毫躺在成就和荣誉上睡大觉的思想，而是继往开来，独辟蹊径，在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又将一个作家的艺

术风范展露给了热爱并崇拜他的读者。

在60周岁生日前夕，他回到故土，筹备个人书法展。在请中国著名画家苗再新题写展名时，不知是有意还是笔下误，“衣向东书法展”变成了“衣向东书画展”。“书法”与“书画”，一字之差，内涵大相径庭。衣向东拆开苗再新寄来的快递时，一时间手足无措。可是，一个作家、一个文人，自有他的豪情和豪气。干脆，书画就书画，他不做二不休，在离开展只有一个星期时，拿起画笔，走进了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大胆的绘画创作。或许是冥冥中上天暗助，衣向东居然有模有样地画出了令他自己都大吃一惊的作品。“柿柿如意”“荷塘清趣”等8幅栩栩如生的作品，行家看了都叹为观止。

谈及绘画时，衣向东打趣地说：“这是我的处女画，以前从未涉足过，撒谎是个小王八！”虽然是轻描淡写的戏谑，但我相信他说的真是话。其实，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这是他深厚的文学造诣，滋养了他灵动的艺术细胞，一朝爆发，势如破竹。

他的书法作品虽然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但是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而他却一再谦虚：“我这是文人书画，不懂得什么结构章法，胡乱涂鸦，贻笑大方了。”我知道他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但书法和文人书法确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书法讲究颇多，有些规矩不可逾越，而文人书法却收放自如，个性大胆张扬，把人格魅力通过书法气韵展露无遗。所谓文如其人正是如此，文人书法更是如此。他说：“文人和书法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符号。”

衣向东，荣退故里醉情乡愁，笔墨情怀抒写人生。不忘生他养他的故土，回归家乡，领军文学兼顾艺术，站在新的起点冲刺新的高度，有他无私的大爱和奉献精神，栖霞文艺的明天必定星光璀璨。

我忽然想起了他描写长春湖的散文作品《家乡的湖》，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大海，宽阔的空间，宽阔的胸怀，宽阔的生命源头。文中，他将对家乡深深的情、浓浓的爱融入字里行间，深情呼唤：“让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思念，从笔尖流淌出来，流淌成一行行美丽的文字。”我终于读懂了他——荣退故里的赤子之情，回归家乡的游子大爱。“衣向东书画展”，展现在前的不单是他的艺术梦想，而是诠释了他对家乡的那份深情厚谊。

去留意它。有一年夏天，早晨醒来，初升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不请自来，伴随它的还有几声鸟鸣。这清扬的鸟鸣声，把我的听觉一下子拖入了40年前，我仿佛又听到了大槐树上的悦耳歌声，它神秘又亲切，遥远又迫近。我激动地一跃而起，奔到窗前，轻轻拉开窗户，想看到栾树上小鸟的样子。

光阴啊，总是在不经意间时候回首，给我突如其来的惊喜。靠在五楼的窗户外，向下找寻的目光里，一定重叠着我年少仰望大槐树时的好奇和愿望——我真的想看看那只鸟儿奇丽的模样。

栾树的叶子葱葱郁着，那美妙的声音从叶子的缝隙里穿透而来。场景是惊人的相似，一如当年，除了绿叶，我什么也看不到。

去年冬天，有几场雪来得爽快又大。雪花落在树枝上的时候，我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给我们家的小宝宝听。然后，指着楼下的栾树对小宝宝说：“这是一棵栾树，等明年春天来的时候，它会发芽，长出绿油油的叶子，到时候，会有小鸟藏在树叶里唱歌。”于是，生活中多了一个等待。

栾树春季发芽较晚，真正绿意婆娑得待到立夏。立夏来了，楼下的栾树还是冬天的样子，枯枝伸展着，没有半点生命的特征。再看不远处别的栾树，已经是绿意满枝丫了。我着急、恐慌，难道它真的死了吗？

我是多么不想栾树死去。我曾希望能和我家小宝宝一起看它夏天叶子的翠绿、秋天花儿的嫩黄和种子的红艳艳。我多么希望能和我家小宝宝一起分享季节带给这棵树色彩斑斓的美丽。还有，如果鸟鸣声再消失，我不是又要重复失去的悲伤？

生活日复一日地向前。一天正午，我抱着小宝宝又望向楼下，一只小鸟收拢翅膀，轻盈地落在楼下栾树的低矮树枝上。这一望，我望到了喜悦。栾树没有死，它主干处的分枝还有些许绿叶，在风中彰显着生命的不屈不挠。

再去看那只小鸟，它太普通，没有想象中彩色的翅膀。它和老家院子里的麻雀一样素净，只是身子修长了一些，头顶上还有一点醒目的白。那些清晨里美妙的鸟鸣声来自这只小鸟吗？我相信是。

## 笔墨人生写华章

□林春山

## 失而复得的鸟鸣

□陈颖

## 捧起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于功义

正中镶着镰刀斧头的徽标  
火红的光芒如晨曦般喷薄  
鲜红的芒坐在金色花簇上  
托起一团燃烧的火

1935华诞的党  
诞生一般风雨飘摇的船  
驶入腥风血雨拯国救民的岁月  
烙下了中华文明5000年史册里  
最璀璨的一页

扛着血红色旗帜的儿女  
以前赴后继血染山河的顽强  
带领深陷苦海的劳苦大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导演了民族的解放与飞越

面对淌着鲜红血渍的历史，我阅读  
铁锤如何砸碎了锁链  
镰刀如何革除了沉疴  
如何令腐朽黑暗湮灭……

那种生存的艰辛与生命的极限  
那种惊世的惨烈与文明卓越的运作  
不由人不肝胆震  
不由人不心血岩浆般喷放炙热

托起光荣纪念章，默诵当年的入党誓词  
念想那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磅礴

### 征稿启事

本报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在2000字以内。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费。投稿邮箱：ytrbzk@126.com